

人生智慧

楹联缘

■钱水根 文

说起爱楹联,得益于两位师长。
“文革”时,教授学者下放基层,我所在工厂来了一位教古汉语的老师,工余常讲典故,我常去大炉间,听他讲楹联。
他瘦小个子,身着大号工装,难掩书卷气,吐字清晰,抑扬顿挫。
他说的学校联,多为劝学、修身和立志。如长沙岳麓书院联:“惟楚有材,于斯为盛。”天津大学(原北洋大学)联:“西沽奠基,北洋定号,发祥于甲午靖和以后,树大学教育之先声,半世纪阅尽沧桑,栽遍桃李,人文萃朝野,今誉著瀛寰,堪与剑桥牛津名媲美;河山光复,母校复兴,恢宏于抗战胜利周年,负储才建国之重任,双十前欣逢盛典,再听弦歌,旧侣集一堂,新传满黄宇,共祝千秋万祀寿无疆。”长联一幅,128字。
他视炉台为讲台,讲得手舞足蹈,我如久旱逢甘霖,听得如痴如醉。
他说的试院联,多与考试有关,或表示公正廉明,或劝勉进取,或预祝考生登榜。如“场列东西,两道文光齐射斗;帘分内外,一毫关节不通风。”
我初二辍学,未成年就做工,毛头小子再听老师讲课,似干枯的禾苗得到灌溉。
他说的居室联,系为住所撰写的楹联,如“忠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。”(宅门)“风流晋宋之间客;清逸羲皇以上人。”(厅堂)“检书烧烛短;看剑引杯长。”(书斋)“休说殄蔬无兼味;须知菽粟有真香。”(厨房)
知识荒漠化,幸遇良师,弥足珍贵。50多年了,仍记得他的身影、音调。

第二位,李楚城,原上海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、少儿出版社编辑室主任、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、《少年文艺》最早创办人之一。
1975年,李楚城自梅山9424返回上海作协、少儿出版社时,曾到上海石化我所在分厂。
李楚城谦和,一身书生气,脊背挺直,说话不紧不慢,大家叫他老李。建厂初期,条件简陋,一间临设,办公寝室对半开,人多时,我与老李住到靠沪杭路的厂校,同室还有钱宗杰老师。
老李大编辑、大作家,他在场,总传出笑声,吃枇杷罐头,他吟诗:“日啖‘枇杷’三百颗,不辞长作金山人。”
说起楹联,老李提醒,不要小觑这门学问,想研究撰写楹联,不能没有骈文与律诗的功底,不能没有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。他借山水联、园林联,说楹联是骈文和律诗的浓缩,用彼此对仗的最短句式,把具有的内容尽可能包括进去。

他举例山水联。如千山联:“水界辽河,山通华表,历数代毓秀钟灵,真乃东都胜迹;千峰拔地,万笏朝天,看四时晴岚阴雨,遥连南海慈云。”龙门联:“东龙门,西夔门,行地喜安澜,历数胜游,疏凿千年怀禹迹;左晋岭,右秦岭,极天撑峭壁,中分两界,别开一线走河流。”雁门关联:“曙色晴明,残星几点雁横塞;晨曦初朗,斜月孤伶门上关”。
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。与老李在一起,受益多多!
他说园林联,中国园林分帝王园林和私人花园,帝王园林联,作者多为帝王、重臣,联文气度恢宏,庄严肃穆,如承德避暑山庄联:“云卷千峰色,泉和万簌吟。”私人花园联,作者多为园主和友人,联文多诗情画意,飘逸安闲,与小巧别致的园林格调相谐配。老李江苏泰兴人,说苏州、扬州的园林联最具这一特色。
1978年,李楚城回到上海作协和少儿出版社。
几度寒暑,1986年秋,老李约我一叙。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,见到了分别8年的老李。他依旧神清气爽,目光炯炯,妙语如珠。我恭喜他新作频频,期待读他更多佳作。老李嘱我留意将出版的楹联辞书,送我大陆最早版《笑傲江湖》。
老李离开11年了。
人生旅途,有些相遇短暂,却留下永远印记。
家人、同事知我喜好楹联,亦常常留意。

原单位外地业务较多,同事走南闯北。一次做海南项目,看到琼山雷琼道署大堂联:“定安全之策,坐镇琼山,开会以会同官,统府州县群僚,独临高位;澄迈往之怀,清扬陵水,佐文昌而昌化理,合万儋崖诸邑,共感恩波。”传邮件给我。此联暗藏全府13州县名:琼山、澄迈、定安、文昌、儋(州)、昌化、会同、乐会、临高、万(州)、陵水、崖(州)、感恩。
此类癖字联,过去题于各部、司官署和地方衙舍,也用于会馆、试院、戏台。如翰林院联:“仪凤祥麟游集盛;金书玉宇职司勤。”
到合肥接洽业务,看到包公祠联:“忠贤将相,道德名家。”“一水绕荒祠,此地真无关节到;停车肃遗像,几人得立姓名尊。”“理冤狱关节不通,自是阎罗气象;赈灾黎慈悲无量,依然菩萨心肠。”又摘抄转我。
儿子读书时,母子暑期旅游,在庐山九江海会寺,摘记明·余昂题海会寺联:“终日解其颐,笑世事纷纭,曾无了局;经年坦乃腹,看胸怀洒落,却是上乘。”教师节,老伴到北京,摘记清·郑燮题北京白云观联:“咬定一两句书,终身得益;栽成六七竿竹,四壁皆清。”此类寺观联,多与参禅、悟道、救世、离尘等教义有关。
细品楹联,光年流转,浩如瀚海,不可磨灭。



一路繁花相迎(西藏灵芝) ■张文忠

杨浦记忆

徜徉宁国路

■杜祖德 文

宁国路不长,步行十几分就可由南到北走完。
虽不长,宁国路却不是条僻陋之路,它伴随着我从童年到青年的一路成长。从西边数,起端有科发药厂后改名为第四制药厂,挨着厂区的路旁有几幢尖顶小洋房,便是当年杨浦邮电支局;隔条龙江路有家铁丝生产厂,过了河间路就是冶金机修总厂,旧称亚西亚钢铁厂;隔壁是家橡胶制品厂,后改名为上海胶鞋五厂,此厂和纺二医院的西块相邻。
穿过平凉路,迎面有食品店,拐弯处是升米店,走过块空地便是上海变压器厂所在地,厂区直抵沈阳路。走过沈阳路,就是老杨浦卫生学校,与学校相邻的是圣心医院地盘,其门开在与宁国路相交的杭州路上,此院曾改为劳工医院、杨浦中心医院住院部,现为上海第一康复医院。
宁国路的东边,在临杭州路顶头的拐弯处围着圈二层楼的石库门民居,底楼多半是门店,那里依次开有电器厂、烟纸店、米店、五金店、中药堂、豆腐店。
紧贴着石库门外山墙,沿宁国路朝北,建有平房,中间开有一片洗衣店,民居平房直连到26弄堂口,经过理发店便到了28弄堂口。
从弄堂边的炒货店说起,依次开有文具店、制面店、小书店、熟水店、钟表店、饮食店、烟纸店。
过了50弄堂口有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子,底层有酱油店、杂货店、铜锡店、熟食店、理发店;挨着石库门外山墙又是一排平房,相继有成衣铺、大饼店、自行车铺。
中间隔了户棚屋就是上海变压器东厂区,在边上有座现存70年以上、层高四楼的老建筑,要说

宁国路上数得上的老建筑,非此幢莫属。
它就是宁国路96号楼,苍老且坚挺,岁月的风雨没蚀毁它的容颜;孤傲中还挟着森严,水泥围墙和高架的铁丝网将人拒之楼外;奇特又带些神秘,四层的高楼原仅在西、北山墙上不规范地开有几扇小窗,南、北陡壁无窗。
不知是名不见经传还是出于保密,在百度上搜不到它的条目。它建于何年我不知道,但我出生时它就已落成,矗立在宁国路绝对超过八十年。我曾住宁国路五十弄四十一号,与它直距不过百米。打开后窗映入眼帘的就是它那高耸无窗的南墙,仰望它真让人产生种压迫的感觉。
在和它朝夕相处的岁月里,我见证过它的英勇。那是1950年,记得当时杨树浦发电厂被炸后,居民用电受到一小时的限制,晚饭后我们便早早上床睡觉。一天,正当我们熟睡时,耳内传进“呜……呜”急促响亮的警报声。惊醒的一家人既没可去的防空洞藏身,更不敢出门,好像还是在家里比较安全。反正没电便一古脑地拉开窗帘去窥探外面情况。
窗户正对着宁国路96号楼南墙,只见那屋顶上吐出了一连串的火舌,在漆黑的夜空划出了一条条闪亮的火龙,不停地朝漆黑的夜幕飞去。“哒……哒”的枪声不断在耳中回响。那场景真叫惊心动魄,过目难忘。这是我小时候领略过最切实的防空作战。
第二天坊间即传,昨晚枪声是驻地的人民解放军在宁国路96号楼和沈阳路上空军医院两个制高点上的高射机枪对敌机的射击。作为受过其庇佑的我,从此记住了宁国路96号这座楼,它是我们这里防空护民的功臣。
打那以后,楼里公开驻军,路过时多可见战士的身影。它的大

门时常紧闭,外面没写门号也没挂单位名称,附近居民只知道它是座变电站,属军事设施。森严的围栏上高架着铁丝网,严峻的外表和防空功劳的渲染为它增添神秘色彩。
老楼的边上是98弄口,弄口挨着的北边是第四漂染厂,出产过风靡一时的巴拿马布料,厂区后来建的厂房仍以工业园区名义保留。
沿厂房墙角走直接可过平凉路,从这里到杨浦少年宫这段变化最大:原先迎面的是老杨浦区第一中心小学的围墙,后改为平凉二中;向北稍走些,就来到老杨浦游泳池,和泳池隔墙的就是纺二医院总部;院墙北至锦州湾路一带,是些平房棚户;过了路口便是冶金机修总厂地盘,中间隔座教堂便是民联中学;再朝北至长阳路,这里几幢老洋房便是著名的杨浦区少年宫。
为什么说这段变迁最大?后来,先是从平凉路至锦州湾路建起了地标建筑大楼,随之新建起高层民居;在河间路上建有内环高架杨浦段第一匝道下口;路的另边新建起阳浦小学,校园外筑有民居和少年宫相邻。
再看杨浦大桥,竖起的混凝土桥架犹如一根擎天大柱,相比之下与其毗邻的宁国路96号楼相形见绌,它似乎正渐渐地失去老而弥坚的风采。是呵,我们不再会把它当作制高点来架机枪去防空,但它对我们曾经的庇护还应铭记。
而我虽已不在此住,但有时去宁国路附近的同学、朋友家,便会拐去宁国路在高架上走走,作为一个曾在此生活了40多年的老人,惊叹于旧貌新颜变化之巨,在今日、昨天里久久徜徉。

更正声明

本报2022年3月1日第8版刊登的《民师傅上任记》一文,作者应为赵韩德,特此更正并致歉。

诗抒胸臆

夜步五角场

■冯如

十六昏黄月,逡巡依画楼。
徐风拥闲步,金杏照深秋。
辘轳车影逐,煊煌灯色浮。
五绿融宝地,千彩灿瀛洲。
下汇鱼羊肆,上堆貂羽裘。
凌空飞影画,环岛涌人流。
繡绣延窗壁,星芒烁栋樑。
霜禽应早倦,玉律不曾愁。
顾视昼光永,归还香雾留。
迁居逾二载,忽忆旧街幽。